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母亲打电话来,说今年的芍药要出了。

“出”是吾乡方言,意为“伐倒”“挖出”,比如,出树,即伐木。对于芍药,当然是“挖出”的意思,要收获了。

挂了电话,我遂想起一朵朵芍药在村庄东侧的树林边盛开的情景。芍药似乎总是这样不知道收敛自己,虽然被人冠以“花相”,却总是把花朵举过自己的头顶很高很高,像是擎着一个傲慢的头颅。

举凡花朵类的作物,乡人多喜欢种在村居东侧,我也不知道是哪辈人传下来的规矩。不过,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想法,朝阳初升,阳光从东侧照过来,光芒中带有一些姚黄魏紫的调色,堪称脱俗。不知道最初把花朵类作物种在东侧的人是否想到这点,我并不觉得这只是偶然机缘。

我之所以称芍药是作物,是因为吾乡是药材种植基地,芍药算得上是地道药材,当然可以称为作物。吾乡所产的芍药,栽种下去,可以静静观赏三年芍药花,三年中,悉心照料,拔草施肥,静待花开花谢,自是似水流年,这三年,芍药的根部暗暗在地下较着劲生长。第四年,芍药成材,地底之下,根系长得粗壮大方,似吾家有女初长成,就可以“出嫁”了。

出芍药,一般要用长齿子的“抓口”,抓口是一种三根齿的农具,类似掘开铁棍山药的器具。一只抓口刨下去,向上一掀,一整棵芍药的根部就被刨了出来。带着泥土腥香的沙土

东栏芍药

地里,芍药根长得四角八叉,笔直的根约有一尺长,上面还会长有一些细碎的根须。

少年时,出芍药的季节也是农家人最繁忙的时节。首先要把芍药根按照大小掰成一条条,然后分门别类清洗掉表皮的泥土,之后,支一口大铁锅,把芍药根在锅中煮上三滚儿捞出,放凉以后,用小刀或碎瓷片把芍药根外面的那层黑皮刮去,然后就开始晾晒了。

我至今记得用碎瓷片和刀片刮芍药根皮的情形,大的根是哗哗哗,小且细的根是嘈嘈切切之声,多人齐出动,农家院中七八人,听着评书,刮着皮,像是一个小型的乐队演奏现场。

没有评书的时候,多半由在场的老者讲古,讲得最多的题材是曹操。曹操家族墓穴的风水如何?有没有携子抱孙的格局?曹操家族的陵园为什么称之为“东园”?曹操当年为什么甘居丞相却不肯称帝?曹操应该是白脸还是红脸?曹操到底有没有杀华佗……尽管这些老者也讲不明白,在场的人手里的活不停,听故事也同样非常来劲。

我常常在这些故事里陷入深思,我手里的芍药所开之花,被誉为“花相”,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,可谓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,不管是丞相,还是魏王的称号,都与芍药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相似。

芍药甘居花相不称王,曹操甘做

魏王不做君。芍药花的花语或许是“不争”,这和道家文化多少又有些渊源。曹操的思想里有很多是和道家思想一脉相承的,比如,他在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几人称帝,几人称王!”他崇尚节俭,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准穿戴三种颜色的衣服,还要求属下:天下未平,不可熏香……这与老子所言的“三宝”思想很是契合:一曰“慈”,二曰“俭”,三曰“不敢为天下先”。

再想想曹操家族的安放灵魂之处:东园;以及曹操读书的地方:谯县东部谯令谷。东栏芍药之名似乎是有了一些许痕迹可循。

关于“东栏芍药”的诗句何其多。陆文圭的“故园春事如今晚,可见东栏芍药花”;蔡羽的“东栏芍药三年别,谁护西湖夜雨狂”……

宅之东,最占风光和先机。芍药,却是春天百卉芬芳挥洒之后,春深夏初的一脉芳香坚守,我们能看到的芍药花,多半是在谷雨之后了,东栏之外,紫花地丁遍地,蒲公英有的已经白了头,春天已是强弩之末,芍药花正剑拔弩张,涨红了脸,静待一场怒放。这多少又有一些此番唱罢我登场的意思。

因为一朵芍药的牵引,拽出来那么多历历在目的往事,母亲打来的那个电话,又让我想起药市之上,成筐满袋的芍药待售,正所谓“芍药盈筐满市香”,当然,这说的是芍药花,而对于芍药根,也一样有着与众不同的香氛。少年时,我最喜闻芍药根的香,凑近深嗅一下,那股香,的确很叫人上瘾。

立秋

子,内衣。伊三接过衣服时,一脸憨笑,露出细碎的四环素牙,转身就抹起眼泪来。母亲说,出门在外二十几的小伙子怎么就穿一身衣服呢?以后这就是你的家,我给你做衣裳穿。可伊三总也不舍得穿那些衣服,总是过年时才肯上身。

立秋后,伊三就再也不睡午觉了,午饭一过,他就到田里去,拔草,掏苦菜。有次,他正在拔土豆地里的草,邻居秀莲端着一碗汤过来,秀莲正在哺乳期,两个乳房挺挺地直在半袖里晃悠,伊三总是低着头红着脸不敢看。秀莲说,伊三喝米汤哇!伊三没看接起就咕咕喝了个尽光。“好喝不?”秀莲问。“好喝,甜甜的还有奶香味。”秀莲突然就大笑开来,“掺了我的奶,可不有奶香味。”说完接着笑,直笑得掉了碗,惊出了奶,半袖渗湿了两大片。

伊三的脸涨得通红,扔下手里的草,就到小渠边呕吐,可什么也没吐出来。打那以后大家都说他是秀莲的儿子,喝了她的奶,然后编排一串故事到他身上,之后便是肆无忌惮地笑,伊三成了村上妇女们缓解疲劳的良方。

夜晚我做作业时,伊三就会走到小桌边笑眯眯地看我写字。有时候会指着一个字问:“四姑娘,这是什么字?”“想,想念的想,就比如你离开家一年了,你想妈妈么?”伊三突然不笑了,“娘没了,就一个爹,家里一大群孩子,穿不上,吃不饱,我咋能不想我娘呢!”接着就呜咽起来。我忙安慰他:“不哭,好伊三,你不是有我爸妈么,他们也是你爸妈。”“嗯,大爷大娘的恩我一定报,打养下就没人对我这么好

过。”他又呜咽了。

伊三在我家待了四年,我给他教会了写名字,认识一些简单的词,还让他看有趣的物理现象,我把一根筷子放入水里,告诉他筷子歪了是折射现象。

夏天劳动回来后,他会编一顶鲜花帽子送我,我戴上,他憨憨地笑着说:“真好看,真像我家妹妹。”

秋天,他会摘下两大兜哈冒儿(白刺)果,放到水里,告诉我漂起来的有虫子,不能吃,把那些又大又红的果子推到我跟前说:“吃,比葡萄好吃。”然后就憨笑着看我吃。

冬天,他会用细红柳条编一小筐,让我放书本。

他常说,四姑娘将来是要靠笔头子吃饭的,那时你肯定不记得哥了。我会像兄弟一样,拍下他的肩膀说:“放心吧,我肯定忘不了你,再说你不是要在我家待一辈子么,我爸说要给你娶媳妇,我妈说要给你缝新被子的。”我边说边用一根柳枝条划他的脖子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

1993年,伊三要回老家了。母亲给他缝了新棉衣,新被褥,并把全年的2500块工钱一同缝在了被子里,一再嘱咐:“坐上车后不要太在意被子,这样别人就不知道里面有钱,安安明明回家去,要是你还想来,大娘家的门给你开着。”

伊三跪下给母亲磕了一个长头,起身背起行囊抹着泪离开了我家。自此,他再也没来过我家,我会常常摆弄伊三给我编的那只小筐,莫名地会想念那个小个子、小眼睛有着细碎四环素牙的人。三十多年过去,他现在应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不知道他有没有娶妻生子,生活过得好不好?

每到立秋时节,母亲就会说:“那年立秋时伊三来的咱家,他吃了两盘菜五个花卷……”

无边细雨洗长空,流水行云飒飒风。

喜看田畴腾锦浪,桃源画里又年丰。

小镇对立秋节气特别敏感,早晚凉丝丝的风吹去暑天的湿热,天着了新色,那主打蓝为这个多彩的季节添上最洁净的一笔。云也开始长秋膘,白白胖胖,软软地缀在蓝天下,街道边的菊花每一朵都开到让人惊艳,只要踏进秋的门檻,小镇就如一幅画在眼前铺开。

而远在百公里外的老家,立秋后,整个村庄就像一幅油画,田野里的绿开始呈黄,所有的庄稼都到了孕后期,挺着沉重的身子等待生产。虽夜晚已有凉风吹入,可白天秋老虎发着最后的威风还想再助庄稼一臂之力,直到满眼金黄。

那年立秋时节,伊三来到我家。一个圆脸、小个子、小眼睛,满脸憨笑的甘肃人。他来我家时正值中午时分,母亲做了腌猪肉烩小白菜,蒸了胡油花卷,那天父亲也从羊场回来。伊三可能是饿极了,吃了两盘菜,五个花卷。父亲说就你了,以后在我家长干吧,能吃就能干。

伊三成了我家一员。我一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认为能吃就能干,后来问起他,他说,伊三吃饭时的菜盘整整齐齐,吃完后还用花卷沾了菜盘,说明这是一个爱干净不浪费的人。再看他的手,粗壮指甲短,手掌里尽是茧子,一定是不懒惰常干活儿的人。父亲身材高大,脸庞黝黑,可心思却如此细腻。

伊三确实是一把干活的好手。夏天他跟随父亲到羊场,务营那六十亩籽瓜。秋收时又回来帮哥哥收秋,冬天羊要迁回滩上,他回来后担水、喂羊、扫院、劈柴,除去睡觉吃饭,一刻也不停歇。母亲给伊三置办了三套新衣,冬天的、春秋的、夏天的,还有鞋

◇ 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,原名王桂萍,鄂尔多斯人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,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